

西湖二集

(明) 周 楫 著

下 册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湖二集/ (明) 周楫著 . 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 .
1999.9
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 - 80094 - 732 - 7

. 西 周 话本小说 - 中国 - 明代 .
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3778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* * 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9.625 字数 441 千字

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 34 卷。题“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”，“武林抱膝老人谟甫评”。清原姓周，杭州人，才学甚高。明刊原本，首胡海子序，藏于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。清刊本，南京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吴越王钱 ，出身贫寒，自幼尚武，欲于沙场建立功名。钱 始平黄巢之乱，后活捉内讧臣子刘宏宥，破徐福，讨董昌，屡立战功，逐步提升，终封为吴越王。后朱温灭唐建梁，钱 授封元帅，镇守吴越。钱敬佛爱民，于钱塘江边修六和塔以镇潮水，又围筑海塘以兴农耕，虽外世战乱不已，吴越兵戈甚少，值赵匡胤登基称帝，钱已作古，遂纳吴越之地。民间传说钱 后转世为宋高宗，立都于杭，实为向宋索回吴越之地。巧书生金銮失对一卷叙天顺年间江西崇仁人氏吴与弼，才高八斗，学冠群生，天子遂召见。金銮殿上，未料吴生头巾内一蝎子正螫其顶，一语未答。隆兴永嘉

人氏甄龙才学俱佳，功名有望。然双亲接连亡故，守制安葬，难取功名。甄龙添诗作赋尤佳，当朝孝宗赏其诗作，招其入宫。甄龙素日口若悬河，见帝却一语未出，功名又罢。书终叙明嘉靖间徽商王直与倭同犯边境。浙江监察史胡宗宪以离间计诱王降，擒杀之，并全歼犯贼。杭人念其平定倭乱，保民平安，常年祀之。

目 录

第 一 卷	吴越王再世索江山	(1)
第 二 卷	宋高宗偏安耽逸豫	(27)
第 三 卷	巧书生金銮失对	(44)
第 四 卷	愚郡守玉殿生春	(61)
第 五 卷	李凤娘酷妒遭天谴	(79)
第 六 卷	姚伯子至孝受显荣	(93)
第 七 卷	觉 黎一念错投胎	(104)
第 八 卷	寿禅师两生符宿愿	(126)
第 九 卷	韩晋公人叵两赠	(148)
第 十 卷	徐君宝节义双圆	(165)
第 十 一 卷	寄梅花鬼闹西阁	(179)
第 十 二 卷	吹凤箫女诱东墙	(201)
第 十 三 卷	张采莲隔年冤报	(222)
第 十 四 卷	邢君瑞五载幽期	(242)
第 十 五 卷	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	(259)
第 十 六 卷	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	(275)
第 十 七 卷	刘伯温荐贤平浙中	(293)
第 十 八 卷	商文毅决胜擒满四	(317)

第 十 九 卷	侠女散财殉节	(337)
第 二 十 卷	巧妓佐夫成名	(352)
第二十一卷	假邻女诞生真子	(369)
第二十二卷	宿宫嫔情 新人	(382)
第二十三卷	救金鲤海龙王报德	(395)
第二十四卷	认回禄东岳帝种须	(410)
第二十五卷	吴山顶上神仙	(425)
第二十六卷	会稽道中义士	(454)
第二十七卷	洒雪堂巧结良缘	(469)
第二十八卷	天台匠误招乐趣	(493)
第二十九卷	祖统制显灵救驾	(508)
第 三 十 卷	马神仙骑龙升天	(524)
第三十一卷	忠孝萃一门	(547)
第三十二卷	薰莸不同器	(563)
第三十三卷	周城隍辩冤断案	(580)
第三十四卷	胡少保平倭战功	(594)

第十七卷

刘伯温荐贤平浙中

附戚将军水兵篇

口角风来薄荷香，绿荫庭院醉斜阳。
向人只作狰狞势，不管黄昏鼠辈忙。

这一首诗是钱塘才子刘泰咏猫儿的诗。在下这一回书为何把个猫儿诗句说起？人家养个猫儿，专为捕捉耗鼠，若养了那偷懒猫儿，吃了家主鱼腥饭食，只是韃韃打睡煨灶，随那夜耗子成精作怪，翻天搅地，要这等的猫儿何用？所以岳爷爷道：“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”这两句说得最妙，就如国家大俸大禄，高官厚爵，封其父母，荫其妻子，不过要他剪除祸难，扶持社稷，拨乱反正。若只一味安享君王爵禄，贪图富贵，荣身肥家，或是做了贪官污吏，坏了朝廷事体，害了天下百姓，一遇事变之来，便抱头鼠窜而逃，岂不负了朝廷一片养士之心？那陶真本子上道：“太平之时嫌官小，离乱之时怕出征。”这一种人不过是要骗这顶纱帽戴，乃至纱帽上头之时，不过是要广其田而大其宅，

多其金而满其银，标其姬而美其妾，借这一顶纱帽，只当做一番生意，有甚为国为民之心？他只说道“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有女颜如玉”，却不肯说道“书中自有太平策，书中自有擎天笔，书中自有安边术”，所以做官时不过是“害民贼”三字。若是一个白面书生，一毫兵机将略不知，没有赵充国、马伏波老将那般见识，自幼读了那些臭烂腐秽文章，并不知古今兴亡治乱之事，不学无术，胡做乱做，一遇祸患，便就惊得屁滚尿流，弃城而逃，或是思量伯 渡江，甚为可恨。这样的人，朝廷要他何用？那“文人把笔安天下，武将挥戈定太平”这二句何在？所以刘泰做前边这首诗讥刺。然这首诗虽做得好，毕竟语意太露，绝无含蓄之意，不如刘潜夫一诗却做得妙：

古人养客乏车鱼，今尔何功客不如。
食有溪鱼眠有毯，忍教鼠啮案头书！

刘潜夫这首诗，比刘泰那首诗语意似觉含蓄。然亦有督责之意，未觉浑化，不如陆放翁一诗更做得妙：

裹盐迎得小狸奴，尽护山房万卷书。
惭愧家贫策勋薄，寒无毯坐食无鱼。

伯（p，音痞）——春秋时吴国大臣。自楚奔吴，以功任为太宰。因善逢迎，深得吴王夫差宠信。吴亡后，降越为臣。

古人养客乏车鱼——语出《战国策》冯谖弹铗故事。齐人冯谖为孟尝君门客，不受重视。冯谖三弹其铗而歌，一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食无鱼！”二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出无车！”三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无以为家！”

陆放翁这首诗，比刘潜夫那首诗更觉不同，他却替家主自己惭愧，厚施薄责，何等浑厚！然这首诗虽做得妙，怎如得开国元勋刘伯温先生一首诗道：

碧眼乌圆食有余，仰看蝴蝶坐阶除。

春风漾漾吹花影，一任东风鼠化 。

刘伯温先生这首诗，意思尤觉高妙，真有凤翔千仞之意，胸怀豁达，那世上的奸邪叛乱之人，不知不觉自然潜消默化，岂不是第一个王佐之才！他一生事业，只这一首猫儿诗便见他拨乱反正之妙，所以他在元朝见纪法不立、赏罚不明、用人不当、贪官污吏布满四方，知天下必乱。方国珍首先倡乱东南，他恐四方依样作反，便立意主于剿灭，断不肯为招抚苟安之计，道：“能杀贼之人方能招抚，不能杀贼之人未有能招抚者也。纵使要招抚，亦须狠杀他数十阵，使他畏威丧胆，方可招抚。若徒然招抚，反为贼人所笑，使彼有轻朝廷之心，抚亦不成。如宋朝宗泽、岳飞、韩世忠皆先能杀贼而后为招抚，不然，乱贼亦何所忌惮乎？”遂一意剿杀，方国珍畏之如虎。争奈元朝行省大臣，都是贪污不食之人，受了方国珍的金珠宝货，准与招安，反授方国珍兄弟官爵。那方国珍假受招安，仍旧作乱，据有温、台、庆元等路，渐渐养得势大，朝廷奈何他不得。后来各处白莲教盛行，红巾贼看了样，人人作反，兵戈四起，遂亡了天下。若是依刘伯温先生“剿灭”二字，那元朝天下华夷毕一，如铁桶一般牢固，

(rú, 音如) ——鹌鹑之类的小鸟。

怎生便得四分五裂！后刘伯温归了我洪武爷，言听计从，似石投水，遂成就了一统天下之业，岂不是擎天的碧玉柱、架海的紫金梁！只是一个见识高妙，拿定主意，随你千奇百怪，再跳不出他的圈子，所以为第一个开国功臣，真真是大有手段之人。那时还有魏国公徐达，他是关爷爷转世，生得长身、高颧、赤色，相貌与关真君一样。常遇春是尉迟公转世，后来遂封为鄂国公。沐英是岳爷爷转世，所以相貌与岳少保一毫无二。又有李文忠为文武全才。邓愈、汤和、傅友德等，一时云龙风虎之臣、鹰扬熊貔之将，都是上天星宿，一群天神下降，所以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攻城略地，如风卷残云，辅佐我洪武爷这位圣人，不数年间，成就了大明一统之业。虽然如此，识异人于西湖云起之时，免圣主于鄱阳炮碎之日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元朝失之而亡天下，我明得之而大一统，看将起来，毕竟还要让他一着先手。《西湖一集》中《占庆云刘诚意佐命》，大概已曾说过，如今这一回补前说未尽之事。

从来道：“为国求贤”，又道是“进贤受上赏”，大臣第一着事是荐贤。况天下的事不是一个人做得尽的，若是荐得一个贤人，削平了天下之乱，成就了万世之功，这就是你的功劳，何必亲身上阵，捉贼擒王，方算是你的功劳。从来“休休有容”之相都是如此。小子这一回书，就与为国求贤之人一看。

说话方国珍倡乱东南，僭了温、台、庆元等路，这是浙东地方了。只因无朝不听刘伯温之言，失了浙东一路，随后

张士诚也学那方国珍的榜样，占了浙西一路。那张士诚他原是泰州白驹场人，为盐场纲司牙侖，与弟士德、士信都以公盐夹带私盐，因为奸利，生性轻财好施，颇得众心。士诚因乱据了高邮，自称为王，国号“周”，建元“天”。元朝命丞相脱脱统大军讨之，攻城垂破，元主听信谗言，下诏贬谪脱脱，师大溃，贼势遂炽，占了平江、松江、常州、湖州、淮海等路。果是：

一着不到处，满盘俱是空。

那时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木迩是个无用的蠢才，张士诚领兵来攻破了杭州，达识帖木迩逃入富阳，平章左答纳失里战死。达识帖木迩无计可施，访得苗军可用，遂自宝庆招土官杨完者，要来恢复杭州。那杨完者是武冈绥宁之赤水人，其人奸诈惨毒，无所不至。无赖之人，推以为长，遂啸聚于溪洞之间，打家劫舍。只因王事日非，湖广陶梦禔举师勤王，闻苗兵杨完者，习于战斗，遂招降之，由千户累官至元帅。陶梦禔死后，枢密院判阿鲁恢总兵驻淮西，仍用招纳。杨完者得了权柄，便异常放肆，专权恣杀。达识帖木迩因失了杭州，召杨完者这支兵来，遂自嘉兴引苗军及万户普贤奴等杀败了士诚之后，复了杭州。达识帖木迩从富阳回归。杨完者复了杭州，自以国莫大之功，遂以兵劫达识帖木迩升为本省参知政事，其作恶不可胜言。他的兵是怎么样的？

牙侖——牙商的旧称。买卖双方的中间人，从中抽取佣金。
奸利——以非法手段求得的利益。

所统苗、僚、侗、瑶答刺罕等，无尺籍伍符，无统属，相谓曰“阿哥”、曰“麻线”，至称主将亦然。喜着斑斓衣，衣袖广狭修短与臂同，幅长不过膝，裤如袖，裙如衣，总名曰“草裙草裤”。周盥以兽皮曰“护项”，束腰以帛，两端悬尻后若尾，无间晴雨，被毡毯，状绝类犬。军中无金鼓，杂鸣小锣，以节进止。其锣若卖货郎担人所敲者。士卒伏路曰“坐草”。军行尚首功，资抄掠曰“简括”。所过无不残灭，掳得男女，老者幼者，若色陋者杀之，壮者曰“土乖”，少者曰“赖子”，皆驱以为奴。人之投其党者曰“入伙”。妇人艳而者畜为妇，曰“夫娘。”一语不合，即以刃。

话说杨完者生性残刻，专以杀掠为事，驻兵城东菜市桥外，淫刑以逞，虽假意尊重丞相，而生杀予夺一意自专。丞相无可为计，只得听之而已。正是：

前门方拒虎，后户又进狼。

那杨完者筑一个营寨小德胜堰，周围三四里，凡是抢掳来的子女玉帛，尽数放在营里。就是董卓的坞一般。杀人如麻，杭人几于无命可逃，甚是可怜。有梁栋者，登镇海楼闻角声，赋绝句道：

听彻哀吟独倚楼，碧天无际思悠悠。

盥——颈项。
(zì, 音字) ——用刀刺入。

谁知尽是中原恨，吹到东南第一州。

后来张士诚屡被我明朝杀败，无可为计，只得投降了元朝，献二十万石粮于元，以为进见之资。达识帖木迩亦幸其降，乃承制便宜行事，授士诚太尉之职。士诚虽降，而城池甲兵钱粮都自据如故。后来达识帖木迩气忿杨完者不过，遂与张士诚同谋，以其精兵，出其不意，围杨完者于德胜堰，密扎扎围了数重。杨完者奋力厮杀不出，遂将标致妇女尽数杀死，方才自缢而死。达识帖木迩自以为除了一害，甚是得计。怎知张士诚专忌惮得杨完者，自杨完者诛死之后，士诚益无所忌，遂遣兵占了杭州，劫了印信。达识帖木迩亦无如之何，眼睁睁的看他僭了杭州，只得饮药而死。过得不多几时，连嘉兴、绍兴都为士诚所据，而浙西一路非复元朝之故物矣。正是：

后户虽拒粮，前门又进虎。

说话的，若使元朝早听了刘伯温先生之言，那浙东、浙西谁人敢动得他尺寸之土？后来虽服刘伯温先见之明，要再起他为官，而刘伯温已断断不肯矣。果然是：

不听好人言，必有凄惶泪。

话说刘伯温举荐的是谁？这人姓朱名亮祖，直隶之六安人，兄弟共是三人，亮祖居长，其弟亮元、亮宗。朱亮祖字从亮，自幼倜傥好奇计，膂力绝人，刘伯温曾与其弟亮元同

窗读书。刘伯温幼具经济之志，凡天文、地理、术法之事无不究心。亮元的叔祖朱思本曾为元朝经略边海，自广、闽、浙、淮、山东、辽、冀沿海八千五百余里，凡海岛诸山险要，乃南北州县卫所，营堡关隘，山礁突兀之处，写成一部书，名为《测海图经》。细细注于其上，凡某处可以避风，某处最险，某处所当防守。亮祖弟兄，因是叔祖生平得力之书，无不一一熟谙在心。亮元曾出此书与刘伯温同看。刘伯温见其备细曲折，称赞道：“此沿海要务经济之书也。子兄弟既熟此，异日当为有用之才。”

后元朝叛乱，亮元、亮宗俱避乱相失，独亮祖后为元朝义兵元帅。时诸雄割据，亮祖率兵与战，所向无敌。我洪武爷命大将徐达、常遇春攻宁国，朱亮祖坚守，日久不下。洪武爷大怒，亲往督师。会长枪军来援，我兵扼险设机，元守臣杨仲英出战大败，俘获甚众。数日后，仲英与我师通谋，计诱亮祖绑缚来降。洪武爷喜其骁勇，赐以金帛，仍为元帅之职。其弟亮元因兄叛了元朝，不义，遂改名元暇，以示所志不同之意，遂与之绝。亮祖因弟弃去，每以书招之不至，数月后复叛归于元，常与我兵战，为所获者七千余人，诸将俱不能当。后平了常州，洪武爷乃遣徐达围亮祖于宁国，常遇春与战，被亮祖刺了一枪而还。洪武爷大怒，亲往督战，阴遣胡大海敢死百人，衣饰与亮祖军士一同，合战之时，混入其军，乃至收兵，先入夺其门，徐达同常遇春、郭子兴、张德胜、耿再成、杨晁、郭英、沐英追后，亮祖军见城上换了我兵旗帜，惊散溃乱，亮祖与八将混战不过，遂被生擒而

来。洪武爷道：“尔将何如？”亮祖道：“是非得已，生则尽力，死则死耳。”洪武爷命常遇春捶三铁简而未杀，会俞通海力救得释。随使从征，宣、泾诸县望风归附；又同胡大海、邓愈克绩溪、休宁，下饶、广、徽、衢。洪武爷授亮祖广信卫指挥使、帐前总制亲兵、领元帅府事，后升院判。鄱阳湖大战之时，亮祖同常遇春拼命力战，手刃骁将十三人，射伤张定边，虽身中矢被枪，犹拔矢大战，汉兵披靡。后吴将李伯升统兵二十余万寇诸暨、新城围之，守将胡德济督将士坚守，遣使求援，李文忠同亮祖救之，出敌阵后，冲其中坚，敌列骑迎战，亮祖督众乘之，敌人大溃。胡德济亦自城中率领将士鼓噪而出，呼声动地，莫不一以当百，斩首数万级，血流膏野，溪水尽赤。亮祖复追击余寇，燔其营落数十，俘其同佥韩谦、元帅周遇、总兵萧山等将官六百余名，军士三千余人、马八百余匹，委弃輜重铠仗弥亘山丘，举之数日不尽，五太子仅以身免。张士诚自此气夺势衰。洪武爷大喜，召亮祖入京，赐名马、御衣，诸将各加升赏。

后来大将胡大海知刘伯温之贤，荐于洪武爷，言听计从，鱼水相投，每与密谋，出奇制胜，战无不克，攻无不取，洪武爷信以为神而师之。丙午年十月，洪武爷要下浙江，刘伯温备知朱亮祖之才，荐道：“朱亮祖胆勇可任，可为副将军也。”洪武爷遂命李文忠统领水陆之师十余万，朱亮祖为副。亮祖对李文忠道：“杭州民物丰盛，攻陷则杀伤必多，守将平章潘原明与我为乡里，当先遣人说之以降，如其不降，亦当有以摇动其心，心摇则守不固，然后多方以取

燔（fán，音凡）——焚烧。

之。”李文忠甚以为是。亮祖遂遣婿张玉往说，选锐士三十人与俱杂处城中，俟戒严五日而后见之。潘原明大骇，自恃兵精粮足，效死以守，张玉多方开谕。潘原明道：“归谢而翁，吾与张王誓同生死，委我重地，何忍弃之？”张玉道：“张王国蹙，何似汉王？君之亲信，孰与五太子哉？今吴亡在旦夕，而君且执迷不悟，一时变生肘腋，献门纳师，身家戮辱，欲求再见，难矣。”潘原明终不忍背，谢而遣之，然而其心自此动矣。朱亮祖定计与李文忠道：“此城不烦一矢，保为君取之。”乃提兵驻于皋亭山，以威声震惊城中，先与耿天璧竟攻桐庐。时张士诚的元帅戴元陈兵江上，朱亮祖分遣部将袁洪、孙虎围富阳，从栖鹤山坑进兵，联界四府，出其不意，诸郡震动。戴元力不能支，开壁出降。亮祖单骑入抚其民，复与袁洪合围富阳，擒了同僉李天禄。遂张兵围余杭、临安、于潜等县，守将谢清等五人都望风归顺。潘原明势孤，知不可为，乃遣员外方彝请见约降，亮祖迎至军门。李文忠道：“师未及城，而员外远来，得无以计缓我乎？”方彝道：“大人奉命伐叛，所过秋毫无犯。杭虽孤城，生齿百万，择所托而来，尚安有他意乎？”文忠见其至诚，引入卧内，欢笑款接，命条画入城次第，翌日遣归。潘原明遂封府库，籍军马钱粮。文忠与亮祖入居城上，下令敢有擅入民居者斩。有一卒下借民釜，即磔以殉。由是内外帖然，民不知有更革事。凡得兵五万、粮二十万石、马六百匹。文忠与亮祖复攻萧山、绍兴路，克之。从此浙西一路尽为我明朝有矣。洪武爷以潘原明全城归顺，民不受锋镝，仍

而——你。同“尔”。

磔（zhé，音哲）——古代把肢体分裂的一种酷刑。

授浙江行省平章，遂开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于杭州，升右丞李文忠为平章政事。丁未年，升朱亮祖中奉大夫、中书省参知政事，代李文忠守浙。那时，亮祖弟亮宗自怀远来，以功入侍。亮元仍避迹山野，不肯归于我明，亦奇人也。亮祖后同徐达、常遇春等破灭了张士诚，洪武爷敕加御史大夫，赐金三十锭、彩二十匹。

那时独有浙东一路为方国珍所据。始初洪武爷攻婺州之时，遣使往庆元，就是如今的宁波府，招谕方国珍。国珍与其下谋议道：“方今元运将终，豪杰并起，惟江左号令严明，所向无敌。今又东下婺州，恐不能与抗。况与我为敌者，西有张士诚，南有陈友谅，宜莫若姑示顺从，藉为声援，以观其变。”遂遣使奉书币以温、台、庆元三郡来附，且以其次子关为质。洪武爷道：“古人虑人不从，则为盟誓，盟誓变而为交质，皆由未能相信故也。今既诚信来归，便当推诚相与如青天白日，何自怀疑而以子为质哉？”乃厚赐其子关而遣之。洪武爷后察其意终是阳附阴叛，心怀二端，乃遣博士夏煜、陈显道谕方国珍道：“福基于至诚，祸生于反覆。大军一出，不可以其言释也，尔宜深思之！”国珍始惶惧，对使者谢道：“鄙人无状，致烦训谕。”使者归国，遂遣人谢过，且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。洪武爷却之道：“吾方有事四方，所需者文武材能，所用者布帛菽粟，宝玩非所好也。”庚子年，洪武爷以方国珍虽以三郡来附，不奉正朔，又遣人谕之。国珍道：“当初奉三郡时，尝请天朝发军马来守，交还城池，不至。今若奉正朔，实虑张士诚、陈友谅来，救

正朔—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。正为年始，朔为月始。古代帝王易姓受命，以改正朔，以示从我开始，改故用新。